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五　　　　宋　員興宗　撰

館

上宰

某竊相之尋自眉天下昇吉德神懷正直奮謀

濟且會社稷福充豈有窮哉某一介西州

之睽與其良哥闡大化之餘夙夜欽祝而已某自揣

人微且賤何足以識測盛德之千一然百吏之末一屬

覆露之下敢以僭言之恭惟僕射相公蘊神機躬道妙上亮王采下紀民彝自邇年對司台柄德蔭遐表固足以本中庸于萬事備賡歌于九德待之有道而載之無窮矣某區區庸妄何足以識之某仰惟國家世洪業闡大猷倡治于萬世贊圖賚弼必得盛德百全之英使庶工仰式而後可令僕射相公以碩大之資輔之以忠厚之望誠足以寄國之一體而正邦之百度天下朋應胥悅誠不可以殫述也

某伏審僕射相公勲德照世名儒搢紳皆願掃門而無
因望𨺚而不得然竊窺鈞座之意亦豈不欲廣羅天下
英才而置諸左右哉但無庭下一日之趨則無自而取
之也某固庸賤然結髪志古文二十餘年游神孔老之
門含英漱潤不謂不久謹忘其名爵之微距躍獻所著
老子解畧一軸伏惟鈞衡之暇稍賜微睇庶知其才雖
猥散而用力於斯文之舊也埏鎔之餘稍加光庇某區
區企訢與日無既

某輙有危懇上瀆鈞聽曷勝震惕惟九造垂恕是以敢冒言之故侍郎關丘公户侍湯先生皆法度盛德之士也相公以鈞衡之重不忘雅素之懿不替夙契之舊此近世未有也關丘入蜀之始某待命賓次一見其文而稱之至湯户侍入蜀求某于蓬艾之間而置之賓客之右周旋四載日聽二公超卓之論稔聞相公道德之美是時已有彈憤趨走瞻祈之誠矣會西南省試偶以孱愚叨竊第二不幸萬里南下沿道失舟驚苦之餘僅得

一第因赴訴於有司以故事類省士上三名求一教官以慰垂白之老卒成蹉跌於是因所學之素露塵之於鈞屏之下相公乃哀其力學而摘其經言特賜命召是時某以失舟旦夕寒餓俟命十一日即出門更節而呼召之音至蓋相公雖有深仁育物之心一士失職之念但某敗棄之鬼不及霑司命肉骨之惠豈非命矣哉每一思之即悼心蹴骨重念某曾以斐文較藝西蜀濫冠諸經又以布衣出湯戸侍闕丘公門下學衆人之所不

是自決作為一書仰投鈞座伏惟鈞慈俯賜憐察羈蹇
特除教官一次使得誦古學著陳言不失素志其闕次
謹録如別紙伏希推明前者呼召之恩特賜收録某以
孤生單微仰瞻宗工孫懷南注惟祈以大道日被寵光
以福萬宇虔企虔企某恭想贊燮大勳格於中外施及
德門百趣均祐非百吏稱頌之可殫也

謝王中孚提刑

某上覆某官即日暄意漸深恭惟使節所届百城仰止

神用兼贊台履動止億福某方幸趨侍屏著夙夜欽頌
敢幾妙畣行即禁掖隆渥之除下情預深抃詠某深惟
朝家世闡大猷仁被廣宇獨憲臺之任矜式百吏内外
惟均非得忠厚百全之士使庶工仰止曷云其盛哉今
台座清節足以蓋世道學足以邁往是用上簡宸眷下
肅一方則禁近親切之拜階此而始必矣非諛非佞某
淺中下吏竊仰宏度浩若河漢望之無涯而窮之無端
雖夙夜潔心仰止豈足以測知萬一者然徜徉西南上

質垂紳下訪僉論咸謂某官高情雅量英言奥述踐更之久固足以本中庸於萬事備賡歌於九重今其時矣旦夕元軸之秉某某尚竊遲之

某伏審某官舂容風義震耀一世凡名流信士皆願誦徽教言蔭德芝宇而台座亦豈不欲廣羅天下英才置諸左右哉但無庭下一日之趨則無自而親至範也某嚮者攝局成都幸屢奔趨瞻拜顔色然吏役總總不獲日受碩大之言勉其所未足退常喈矣豈其天幸遽在

埏鎔之餘一動光庇心神交馳與日無旣

某常深究當代之士拳曲趦趄於大賢之門求合規繩

曾不得履其墻仲其壕此無他仁人旣在高位如炎曦

一作而衆爝自熄餘光皆不足進者也然退求古昔之

義或以塗中一盼為有道之深取堂下一言為晉卿之

不棄國士相遇令名至今士如自治一已又何必拳曲

趦趄求大賢而後合哉今某踈庸無似乏一介之援獨

受門下特達之知則先生超然與晉卿有道而無間矣

某退然自循於中非先民受知者比也敢不竭其犬馬
視後而鞭仰報知遇夙夜惟深策勵而已

代人上張尚書

朱夏謹時仰惟禁掖崇深武部雄特職穹地峻神天扶
贊台候萬福某謹專勒記上詢興居中悃之誠右戩已
悉比辰暑意漸盛仰惟師長百僚羽儀萬化賢哲所介
擁祥特萬益壽而藏伏丏妙護者明永為王室依賴下
副寓縣頌系之功

某仰惟某官誠明之質溫厚之文二者皆粹然不雜所謂黃琮白璧天地之器南金東箭湖海之望嚮者屢試藩符均勞外府然汲黯寢謀望之雅意自當為本朝之重邇者黼扆所以深思旌車所以亟召先畀舊物行秉元樞旦夕真可踵而須矣某伏覩制書以禁掖之任仰屬盛德百全之英誠足以施六藝之明效分九品之清濁搢紳君子與夫蓬茅之細民聞命之日皆懽欣鼓舞引領南望恐拜除之緩也更祈養望台衡遂熙庶政則

山公品題毛玠雅亮皆不足列於大君子之前矣不誣
不佞
某區區一介力劣才下梧鼠五技駑馬十駕深虞不堪
世用今者恪將使事遠蔭帡幪遜觀盛事登進良輔俾
無庸者得依洪庇與萬類同慶誠夙昔之願也感傃之
懷臨紙無極

代人上楊尚書

夏令云初炎蒸漸劇仰惟典正七曹昂昂來萬祉神天協

贊台履動止集福某謹專勒記上干典籤矣邇者星迎東井風起南薰不審台座日用何似想惟濯纓清塗視草禁掖兩有勝適更乞妙護一節即正三階下情企禱之切

某仰惟某官富文篤學燭理明道冠藝於南宮譪譽乎西蜀令聞令望表暴一世名流勝士殆未可跂而及也五兵要職八座崇班葢聖王姑示優賢之寵然超除特拜未見其止側耳白麻之宣黄扉之入匪昕伊夕也不

誣不佞
某竊惟國家隤福生靈兼愛南北則繼好息民折衝樽
俎當有人焉今執事踐揚中外閱天下誼理甚精且久
則附近懷遠之術勝殘去殺之義非執事其誰茂明之
某寒蹤賤士遠塵使節飫聞德望今聆顯拜益喜庇身
之有地也方墮萬里外不獲進伏兩階乃情依依耳
上許總領
某伏自瞻違崇仞歷月之久即辰秋序微涼恭惟鳳閣

官某雖深荷台座雅眷存恤之不衰六月初闋期已滿
然某衰病之餘望德門之惠嗅味未終見今尚伏故里
常深思之昔晉文渡河欲棄敝席子犯聞之終夜而泣
子犯不泣於他而泣敝席何也敝席舊物也晉文始與
俱出不與俱入充類而思之此子犯所為泣也今先生
德履固超於古矣僕雖非才猶愈於敝席伏惟興衰不
至終棄無令搢紳有懷子犯之泣者敢冒言之伏幾台
亮

謝大卿

某皇悚百拜上覆都大大卿先生台座比日歊縕上承

鎮撫計司經畫之間神明相祉台候動止萬福某展布

之懷已具右紙敢祈保祐沖德即踐機柄下副具瞻之

禱

某皇悚百拜上啟某鄉閭都大大卿端行素履見推朝

右故屢試霜臺升內史譽望甲於東南蓋哲人君子之

履名位無往而不自得也適者得請補外寬九重西顧

之憂然夾輔之勲旦暮可見豈容閤下久外耶鋒車之召轉武可待也欽望欽望

某皇恐百拜上啟伏承大卿才學淵贍躬踐巍科雍容論著誠所謂出緒餘以驚世也凡儒衣儒冠皆願閣筆旦暮承教但恨無階耳不佞不佞

某皇恐再拜上啟某深惟今世利源能衣被天下者無出全蜀而全蜀大利惟摘山市駿而已故朝家於此必用老成舊德才能經濟者為之則西民有賴矣是宜廟

此聖上灼知特召遂有謁見刑儀之心此天日清明豈浮霾所能蔽虧哉竚見君臣千載之契自此不膠而固矣

某才薄力劣然束髮逮今學非古不致力然亦不自知其果至於古未也嚮者朝無知聞相公先生一見溫乎其容炳乎其語以為其言浸浸可與談兩漢先儒制作者某顓蒙筆墨受知一至於此何以論報昔者漢德光明諫大夫褒大夫雄頌賢臣贊充國此二子亦蜀産也

某諮布之誠已列右戕北辰凝沍斗寒想惟吉德慰舊
茂躋協氣無有紀極某將遂趨參崇屏嚮風瞻頌徒切
早悰
某上覆蜀故天府也物衆地大然軍民所須以一方而
備四境為之支計者亦難矣取予翕張非得士安張滂
之才欲上下兩裕何由哉自台座主計以來公論翕然
以懽以服蓋言政而及化則政無不順言利而主義則
利無不通台座於此裕乎沛然矣益綏寵光以副蜀人

日裝治之間行福一方衆祉備順某敬具記咨候區區
復容嗣音預此不周布

某辱兄萬里致縑素及手筆奬諭過量自度無以報親
契雅旨惟竭意贊歎美而已乃今所得郡奇秀便近前
書已具白矣更宜一意勉勉使譽處之積聲下吳楚則
丞相除吏得無用崔祐父之故乎空山留滞亦非所慮
也兄其勉之兄其勉之

與漢嘉李清叔

某再拜即日隆暑旅人鬢髮日化其何以堪伏想栖遲樂郊觴詠日適不知歲月之流此樂可名哉甚休甚慼某雖忝清曹然人事役役終無俯仰一閒之頃内不自聊適知前修著書静福必林處巖居非烏帽紅塵間物也清叔知吾心樂否耶是心飄忽思與征帆俱西願益持養以全名業為請

某與清叔言别後學力日荒落老候益冉冉將至又不精吏事大似了官逋非有春容之態所欠與山間一二

某去歲道經盛都遂獲披奉殊以為慰邇來倏及殘夏伏惟燕居習靜之餘履況超詣萬祉所介某山間陶然多難百罹之餘侵尋二毛矣度跌宕詩史自有勝適乞為遠業自愛千萬千萬

某苦無他技然從事古言者二十年餘以公名亭之意甚篤故為筆此記然其間字語皆直遂欲不慚作者耳

與四叔承事

某百拜覆四叔廷評尊右違去侍側泛涉經年三峽重

館之下使糾逖四方之士自揣愚駑至此視三隅無慊
矣此皆叔平日教督之力祖宗重仍之蔭也知幸知愧
姪既試院一出差除既已先定而諸郎曹諸館職羣聚
以賀廟堂以為兩學得人因此更薄有聲名然見嫉者
亦不無也伏恐尊叔要知子細耳誥詞録之右紙去夢
協弟於文字不可不力吾門寂寞幸加意
某皇恐拜覆四叔廷評尊右萬里外數有西人來必問
諸親尊者起居狀知入新年甚安慰喜無量某近蒙恩

召試禁林薄技之奏賜誥第一天語亦數及之是皆祖宗福庇尊叔平時教訓之力今冒顔道山已兩月矣羣玉之府真清逸耳近亦以滿所司月日復將改秩已得旨放行惟三館有此法其他不可也

某拜覆四叔承事涉暑著恭惟燕息靖休尊候萬福某去侍側跨三年餘夢想常在三隅此中海氣昏濕夏中惡暑中人摧頹如醉狀真可畏也又飲者食者俱非蜀産彌覺不堪耳姪甚謀歸計若得一郡以西為幸近上以

四朝正史未就建置史官凡三四員姪與仁甫各預其一度事勢未可以卒去然麋鹿之適當在窮山似此不見有味也叔壽祉愈穹更宜服適不當以家事介懷碁酒養高一切可也姪方謀般家有可教者願細語之

某拜覆四叔承事不待几教近五年歲月易得如此每念老叔及二嬸今皆高壽而劣姪又為一官所羈思歸不廢促歸未能也可奈何而又坟塋拜掃之念梗於中涕歎無有已時耳此時又及三秋海氣昏昏殊無樂態

伏想故山高明之地尊候邇來日益萬福楊老弟學力可謂篤老而進取之願未遂兄豈能不慨然乎更宜勉勉當取一第以晚蓋也鄉相爰立士民胥慶前歸正士危疑萬狀今着牀眠矣三山之光與天齊也更煩吾叔與鄉父老言之不及一一露布也先此劣姪立朝屢爭一二大事即欲投劾去矣歸川者必能具言之所爭者不可形紙筆會丞相來所言皆合則劣姪尤以為丞相可輔天下大事尚可為也且復少住

欽定四庫全書

九華集卷十六

宋　員興宗　撰

小簡

上虞丞相

某一向竄伏窮山艱難百罹惟然萬里浩戀勲德之門寢食以之所謂穹卑有間而心則無間也冬事將艾恭惟機政惟新夔輔休明鈞候萬福某已三熏欲趨屛下以聆謦欬之音夢想顧瞻無須臾之置謹先布惓惓之誠

惟鈞慈少加亮察

某身墮一隅猶坎井然歲月不悉南州之事其要者可不問而知知而喜竊聆大賢之進用因卜朝家之休隆耳伏惟某官望高一代勲冠百辟其雍容宿德故已不朽於前修則或見之矣於今未始見也既積天下之譽徐回久之今始本五兵躋兩地是豈以他岐異轍致之哉天故豐之自葉流根使中外衣冠孰其德播其馨而後見之用也故所得雖遲而所就大矣甚盛甚休某辱

利害均則驅東而東驅西而西雖蹈水赴火皆為吾用
者故曰令其一信將仁以勇士選以飽勝之道也况先
生巳負海内之望將帥無前之功事適機宜而政兼畏
愛跬步登兩地乃餘事耳然區區有懷非門下肺腑之
事不敢以禀韓退之為李尚書深之曰藩維雖重閣下
居之似稍外若慮有所及宜宻以上聞不宜以居外自
待接過客俗子不宜泄時事務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
親近醫藥以致和宣滯此三言者皆退之誠於李公之

言而亦門下今日之龜鑑也李公不鄙退之之詞卒為名相況先生盛徳重望倍萬於李哉故借韓之詞以為請幸澄亮之

某屬者多辱手書存記自念摧頽多難之餘疲神古書星霜餘四十矣曲折不遂其槁項空山巖居藿食固當不謂某官累畨之墨渠渠慰勉不忍俾之賤等瓦礫同棄於道似欲論舉使少伸眉於世自謂庸陋何挾何能而可報稱先生雖達士遴才不間親外而某日抱玷知

之恐一味感懼而已某七月初終不子之愆日月飛流
尚安所視息哉獨懷揚名之念異時勉之可奉丘壠而某
非其人也伏惟某官先生忠孝為世所推願推錫
類之意掛名言端使曲學俚音粗有所立以償親志則
如何其為感為慕也伏惟特賜亮察進之譽之翼而致
之幸甚幸甚
某惟門下數膺大賜情倍庚等若三山之高莫可言喻
州榜得劉季高侍郎一紙遂成偉觀山川以人物重輕

字畫亦然王公之流字非不勁麗然有如時花旋落旋
棄獨魯公乞米帖千載儼然此義可察也鈞諭以劉公
名節文章德齒俱高謹已達之馮守矣志修字亦有法
式宜為一方所欽重耳

某竊食三館遽已數月每推省大恩崇蔭相望萬里無
以酬稱比於鄉人及去兵道襄漢者皆連上起居之問
蓋自九月末輪對之後天語甚渥不免有忌惡之者小
臣知悉心事君而已其餘進却皆不能計朱堯俞人行

已令面稟曲折度恩屏末之知也往日在漢中見義士為諸將所賤甚困故前日劄子專及之劄中指弊病蓋已十七八此先生素所知悉且欲大有所矯革者也今得志得位不為則何以慰西人之望況幕賔如王能父必能為先生同力區置祖其先人之故智也此劄已下使司多時見黃仲秉說先某劄子一日前使司亦申明事目相符如此蓋利病灼然彼巧者以為有心言之耳可發一笑某自秋後連以胃疾在假邇來彊扶頭體弱

頻費支梧先生遠我誰念之者又旅地私撓百出倉卒
未可立具念赦郵最迅故寄心一紙匆匆叙瞻仰不宣
某自長江鷁首瞻違俯仰之頃周流半歲矣羈情遠意
與日增結即日庚火俱流恭惟頣護作止天相神休鈞
候萬福某冒顔三館日費俸錢雖首末荷仁賢識擢之
舉然才下官微未能努力不知補報之所仰恃英明必
賜照念耳近聞屢遣旌車相公今日出處又關人代興
衰不可不重也昔唐肅代能戡大難化理清明獨李泌

為之經營至矣身著白衣不受職故士不忌不離香案
而待君命故讒不行兩河叛賊隨其手而舉之泌之所
為有以至此也若謀之不堅已復自外職相聯而士必
忌君多疑而讒易入雖才若太公何以善其後一日凪
勉彊為之首尾衡决前日魏公是已顧相公纖悉此義
蒙德思報不計輕重務罄其誠故輙出此言不賜督過
幸甚
某竊聞事君有量而後入無入而後量先生决於中必

大事此不當傳傳之或未信耳聞邇者凡尊主庇民勤
邊外身者已皆為首拔此舉也甚休甚偉鄉士有鮑朝
卿秀爽有立久從僕遊鄉行甚敦即獲第到天闕參部
同輩中最寒約念勲徳名世者近自家山誼當執贄於
前耳若有艱棘處望為提撕不勝僭越之祝敢以為請
遯聽崇亮
某秖奉劄命昇職承明實惟君相早夜急才推擇至此
然某浮食三館訖無他技重以生平多難積憂成疾彌

月在枕退惟清朝優選大典所寄動流無窮安可令病
弛者冒馬居之伏望鈞慈特與敷奏改畀望士庶幾公
言得伸而亦某退安職分之一也炯炯孤誠伏乞明照
某自惟弱植所以培擁而霜露其英華咸自德門發之
旦旦教勵此志猶懼不能千一報也今又辱丞相先生
周澤之渥分仁壽之原委以祝其賦形之初藉名德碩
大之老二書畀馬羈人非獨有感亦有慙也敬再拜以
致悃臆之謝誠蘊微悰黙付言外

與直閣虞宮使

某伏自江上寒濤中論列遽此兩周歲所矣每因鄉使三拜懇款之記矣萬里憑尺楮固亦可笑然非此莫能宣心也某於德門父子辱知最深殊愧無毫銖補報但處南州班列間彊項不回一絶聲利以此不憖於天地間是乃所以報知己也伏想必為一笑暑候有漸敬承即日琳守超適神守泰定台候萬福提宮必須侍夫人尊親來益昌人生父子天屬團聚之樂萬鍾之富貴其可

敵乎某旅夢三年矣二子方丱中人之習易流毎一思
之胷趣亦為擾擾自度力微親戚無可倚未能般出蜀
耳時中尚兾以門下親賔時賜教飭不勝日夜之望

上紹興師相洪文惠公

即日春暖恭惟耆明迪哲卧護疲民神天蔫祉鈞履嚮
用全福某職縻學省盡出鈞鎔何當服勤崇屏仰奉鞭
靮親履絇也曷勝依詠
某違去崇館幾跨歲矣踈惷之迹不自齒於俗靜居坐

忘而已獨於門下誠有飢渴之勤然奏記布問時作時曠亦恃大君子神融道照不以苛禮為拘拘也比承相君每接人士常形牙頰有存恤憔悴之意相君於士始得其文不特愛其能又憂其身至於切切如此相君真樂士哉冥頑毫髮未有補報門下但思處下陳頌義覬教為終身榮也企仰企仰

某嚮嘗論相公先生德爵之重當有與國俱隆者前此畧出緒餘選用百吏張持紀綱勲名髙世天眷久渥姑

藩翰撫摩之寄然均逸之久與其福一方曷若再踐台
躅遂福天下耶舍人之裝旦晚可趣不佞不佞
某束髮志古道常以不合近世繩度為病自分不登衆
目相公先生乃形於餘論發於教誘咨以筆墨古始其
言奥矣書教枉及三復凜然此退之所謂不以時人見
待之情而以古人見待之意直重臣所以敦奬薄俗而
後虛名者也某不佞何以處此但鈎問辭嚴義密及衆
碑所出何地何里不敢以不詳對緩於申答用是故也

其纖悉具見於書伏望鈞慈特賜亮察更為指授其何
眖如之鈞閤仙集之眷發祉川增矣都不使令敬三沐
以承

伏以孟冬之月恭惟某官偃藩卧護神明扶持鈞候動
止萬福謹具短啟仰塵記府申候之儀謹列右楮即日
冬律告新霜風初戒不審鈞用何似以載惟一代儒宗兩
朝元老勲德所備何福不除更乞仰副倚毗妙遵時序
即聞渙號入冠㫤司以慰蒼生之望云

某伏審茂膺天奬來鎮藩輔方面得賢中外稱慶恭惟
慶慰竊以會稽巨屏容衛行闕實為東諸侯之長自非
耆德莫宜任其責者其間以禮絶之尊暫屈臨之往往
為之假途側聞皇上圖舊之念寤寐不忘袞席久虛人
謂有待區區之悃得之輿論非敢諛語也
恭以某官躬大受之資起中古之治以阿衡納溝之耻
為已任以玄齡救時之術為未優而道大不容暫兹去
國熙天之績鬱未得施彼都人士莫不引領傾耳以佇

之學可參古昔自省孱虛百念灰冷何為得此於公哉何當密侍左席啟發蒙端為大君子正類之依臨風重有悁企

與泉守王龜齡狀元待制

某不良時學巖居積數十年晚得一第自度於天下事何等可為者正俯仰不怍以瞻識大君子也退念久縻中都之禄無尺寸以報陛下何面而西乎故邇者歸附之摇摇孽臣再入皆三館言語議論之職所宜吐口者

也何長之可名比觀答宋秘校書乃辱以為今日朝陽之鳴此豈所宜蒙哉前日魏處士元禮亦四三上書及此是公不愧泉石可敬也所可深怪者平時以儒冠自名從而下石以擠斯人名義至此盡矣待制年丈聞此必一浩歎也某雖留然中間飄抑沮動亦風中之葉耳今猶未敢窮日而去以張丞相二三子尚或一意王家兼待制年丈蹈義純明造次不忘吾君也終夕巽旋朝以壯清班耳祈望之誠累付言外

與元章大卿

某比者劣病相仍矣怪事萬緒何獨燕麥輕揺東風乎老兄視僕此態此抱尚何等可為者如兄涵負迺復散署外縮袖旁睨之餘吾庸知免乎此僕所以每賛諸公摛垂天之翼而斂置道側者獨兄矣知罪知愧元章子輔能甫紹祖同薦入而反覆得旨先二公豈非命哉子輔渡瀘端自不惡一部鼓吹孰與雪雨而待漏兄聲問將為之次矣兄其少安

郵定絡繹耳久亦不得記月題風駛大務不掩當有朝
鮮晡越之功耳欽頌欽頌少請鄉士鮑朝卿字宋卿力
學敏劭久從僕游既得第欲參使部凡有可以提撕者
度不待某再三之布也伏紙不勝禱幸之私

與王憲

伏審某官春容風義震耀一世然著書之工窮易之秘
某下士也鄉者在湯侍郎門下從旁獲覩斯文因論今
世名流第一是時心往形留恨無庭下一日之趨而親

至教也豈期天幸獲在郡縣使令之末則景仰自慰之
素一日伸矣
某膚末於學雖有意於先民古書然志有餘而識不逮
鄉者濫以明經冠蜀士萬里風濤冒死而歸有司使試
簿書退省不敏人微才下奔役固宜然去歲許大卿令
兹王郎中皆以充幕下使令某深惟進身循分當從勑
書此非勢之然蓋天所啟因至幸堂下之見也懽抃之
極不勝畀悰

某恭想中和惠民之風既已稱冠則慶閟上下百趣均祐亦不禱而至也今學士行膺褎然之選西南僉祝虔侯虔侯

與喻少穆知縣

某夔門言分轉首陳迹矣俯仰再見冬候此情惝恍何如也即日伏計燕息餘閒台候萬福表弟度已禁改今必歸憇鄉山去冬榜目倒指吾弟必無逃名既而相遺邂逅決科擇鼠為璞者有司例爾耶安之安之以迓晚

成蓋至望也令兄今安在已之官下耶因風寄音不一
某東行李南來局退獨靜坐一僧而髮耳天南俗物盈
前此道竟誰與語然荷渠儂相推可也表弟知僕樂否
乎某來此併去冬已面兩得對皆不自疑外每以表伯
郎中搠膝先生為法巾車候去官之穹畀置之度外或
者尚以為矯不能卹也一對劄皆拆今日碌碌長成背
脇疽根異時心腹肘腋之變可坐而須者幸上聖明能
容之蟣蝨臣無憾矣舍姪歸可問劄意謹不敢於此泄

之耳有可以開曉者表弟勿外
某賤累皆未能成立亦未謀般挈然夢䰟飛於三山之下無日得寧耳表弟何以埀教舊見表伯擱滕先生㦸蜀遷都等議豈可令後世無傳便風録示一本并寄行狀誌銘之類及劣表勘書於此可為公言之忠節不遂泯沒也少邈曾説及否此最不可緩惟昆仲重圖之

慰蔣右相塋母夫人

某稽首慰言伏承國封太夫人捐簀日深襄營在目恭

惟某官哀摧感慕何以堪處某因風敬唁寄意潛然更
祈上為君國社稷抑情俯禮某不勝誠悃之請
某竊以搖落之秋風露淒緊旅人履之百感自集又況
大孝天鍾德性夙禀者乎伏想某官內銜大恤追慟永
久天摧川湮無以喻也苦痛苦痛然退聞先太夫人抱
神虛寂雖寓世諦而初無生死往來之相也一生為家
植禮為國生賢軻親珪母皆不足進是所以為不朽也
萬巽孝情超脫俗苦之外庶廣先志云

某嘗思日者國論參辰世故孱病非得大賢一手撫摩岌岌乎其艱矣前此主上用是進丞相於羣望之中聲業就緒不謂濟川有期而陟屺增悲矣此非獨大門之憂乃元元之憂也某深知故事竊謂富文忠苫席守志確然不奪天下與其孝趙韓王徑以從政視國如家天下以忠孝兼與之況主上今日視丞相一體也一體既外天日炯炯能無望乎願加三思繹至禮以伸大義中外之瞻惟丞相重圖之

某兩隨下僚尾拜靈几而又聲慰於大路之側傳謂孝子不忘草木則門下賤士度或在記憶之列也卒卒瞻望如不得門秖益悁耳

慰韓叔厚表甥丁父憂

某慰言不意凶變禍延大門三哥知府遽然捐䉀天涯老表聞問失聲痛怛涕淚不自已已想惟孝性所鍾天地摧裂悲踊奈何苦痛奈何恨以宦遊縻身一方不能振號几筵生平中表把臂之舊黯然萬里消䰟而已更

望裁哀嚴滅性之戒為門戶名業重

某竊知三哥半世壯懷不舒近方有一日之適兄弟六千石大門偉事也嘗三歎以賀矣西人續續來或説病狀初不以為信繼又信然終已不起意亦有定數乎直履清致弗遂止此令人不省驚心驚心某所賦危淺鬚髪又與日化旦暮苦求祠禄以西桑榆心迫歸訪肺腑之戚則遂隔世矣此悰此抱悽楚如何慰唁禮如別章

表姐鍾意外之禍想惟哀疚不易子孫賢雅晚日可以

慰前耳深亮深亮

答喻德稱

某辱移記勞勉渠渠哀中銘感倍萬矣屬來暑未減伏

計告几翼如以禮自支某不子之咎轉首遂邇祥琴之

期痛疚之忘曷日自已也過承以齋信見惠感刻感刻

先丈鏟迹民伍而左詩右書退然隱君子之風向年促

賦以贈由是也兄乃欲令書幽堂之銘恐不足以酬盛

意如何尚容嗣記以既區區之懐也

答陳經幹

某久違教緒殊切瞻企南州匆匆度歲每壓三山中表之思忽被牋尺感頌殆不可名秋旻流火尊候間來敬惟萬福某冒顏玉府方懼無以稱塞又歸意促促每馳神鼇之巔矣尚想一陪几杖里中至樂邈存夢境也見彥瞻文武翁叔凡文社諸父兄敬再拜附鄉仰意起居之間萬冀以壽祉崇畜至布至頌

與滎州句龍知郡

某頓首具稟辱疊紙感思兩極向日逆旅岷下得瞻近
先中丞雅意相厚自時歲月如流老成凋謝使人心感
無窮耳既被教約申實如此信然稱其家兒也慰甚慰
甚俯仰俄頃名門有人豈容使君久空山耶會體病劣
劣作答字不能佳幸孚照

與喻子真表凡

某頓首啟王子春來閒悶具之即日坐計侍候殊休某
前此偕舍弟諸人已適山寺四顧幽寂其於文字可寘

搜也仙井里儒千百為羣吾表兄不相求之顧欲見咨意者欲相從寂寞之道退之所謂請繼今以言也聞令表李君亦同訪其人蓋寛中隠厚者宜與偕也

與喻漢輔

某頓首去歲聞公首冠三山緘書遠貢蹈抃可勝意謂日月即至都下有司眩冒文墨竟亦相遺乃爾怪事怪事僕老矣初奉徵命至江上而主者去國一二相知又連去併斥自分飢寒路旁矣無可言者君相欲招示遠

服遂特創此闕司羣士於館此退之所解讓者而況僕
矣哉然肝鬲楚越未易言狀願公更勉前修又再周歲
覲光上國矣當有休問也

某頓首中間承知首奉計書矣意謂便絕青冥老將又
復伏壘耶可念可念歲易經春比來作止何如運幹丈
丈里居萬福僕冒顏下館濫為時士且敬且嫉間亦同
塵汩泥以自免爾終未若與公輩抵足洞前形神相與
也伯椿君節子發德茂相安好否僕侍詔此間客愁縛

人臣朔之飢又不免也一笑一笑具手墨達漢輔今已
再矣公非遺我者也
某南州恍恍度歲如更朝晚然尚思田間與故人一餉
把臂之樂惟夢值耳真感真感秋作矣為父拱侍有佳
趣否得所示字大瞻尉某官一念捐竭以報所天此寒
儒職分也南冠例亦相鄉獨吾土人數加沮謗欲少加
辯質恐為岷峨羞今姑安之耳近奏藝中禁上悦可之
賜誥第一不免讒嫉愈衆所倚者正論而已漢輔何以

藥我望時惠音切佇切佇

九華集卷十七

宋　員興宗　撰

論

聖人和同天人之際論

天下皆知神之用而不知神之所以用雖上下之異聖人必有以一之一之則能貫之矣雖物之類不可以合至此不能不合也故天之高也人之卑也聖盡己而存神和同於其間而不能不合矣何者神之所以用一而

能貫之效也揚雄曰聖人和同天人之際嗚呼非神之所為乎嘗論天人相合之際甚可畏也聖人能得於天且不得於人乎不得於人且得於天乎聖人奉天所以治人也治人所以奉天也天道雖非人之可及然未見舍人而得天者也人理雖非天道之所備然未見安於天而不安於人也世之言曰天自天也人自人也是知形之所為影而不知影之無異乎形也形影之不異則天人之無間也故智者不可以告語者雖語不信也今指

嗚呼聖人於此無傷也聖人之誠明則形形則著著則神神則於天地亦有以貫之矣他日有不期和而和不期同而同者自然之效也昔者五帝之盛帝惟堯為然堯之聖可自用也欽昊天授人時欽天而授時故堯德動天堯無廢人然則於變時雍者不期和而和不期同而同之效也雖然天下知其二不知其一二則天也人也一則神之用也二而能一則吾不知人之異天耶天之異人耶聖不容言之妙而雄言之乃知雄者亦聖人

之徒也不然存神索至神之用者雄何自知之

唐虞三代之純懿論

帝王之心自有真天下宜以心寓而不可以迹考何則天下之心日競於偽而習於詐此非其外之罪也利害交蔽乎其中物日勝而心日流則其心之本真雜然而溷亂者決矣是以古之帝王先存是心於精一之地默全其粹而明著於用使天下發蒙解蔽可教可治而其道不入於駁異之域何者吾心自有真舉斯心加諸彼

而已矣隋王通子者知之故舉純懿而歸之唐虞三代

嗚呼其傷時不能古而思有以復古也歟此唐虞三代

之純懿之說竊窺天地之間得其至神之機一氣之運

然後知帝王用心不偶然也二帝之道元氣之未判也

混淪磅礴發達萬物而不自名于萬物如是者陰陽邪

一氣邪天下强以一氣名之不謂一氣之純其可哉三

代之道陰陽之既判也有賞則春之熙然有罰則秋之

肅然可以循而化未可指而議也擬之二帝若未甚純

然措諸後世則亦大純耳故陰陽雖具而天地無心刑政雖具而三代無心亦不謂之氣之純其可哉自帝王之後天下教治每變而每下所謂世主者漓其純詐其愿蓋亦飄風暴雨摧敗傾折陰陽之變窮於此無所復入則已矣故人偽之勝不息而帝之真不見是宜王通氏推純懿之道而有所思也雖然通之論著謂漢魏其心正其迹譎彼於漢魏猶未知之則於帝王知之宜未悉也何則唐虞三代之世有所異者揖遜征伐則其時

之異典謨訓誥則其書之異章韶濩武則其樂之異若是異甚者政迹也政迹雖足以見純懿然未足以盡純懿天下曷若退而深思其心矣乎彼其心真之所寓即純懿之所在也堯舜禹相詔以執中湯之臨民以建中文王之所以立民極武王之所以建用皇極蓋中極一物也而均不離帝王之心不謂之盡純懿而何故曰帝王之心自有真天下宜以心寓而不可以迹考惜乎王通子之不出乎此也嗚呼人之為心本於純懿一也不

自帝王有不由桀跖無然帝王不肯為桀跖桀跖不敢望帝王卒相倍蓰何也桀跖心本詐帝王自反之帝王心本真桀跖自偽之真偽異而狂聖分彼世主欲知帝王之純懿其可忘是心真也哉雖然天下之人能寓是心使喜怒哀樂之中節則在我之真必不喪其所寓者庶幾純懿矣彼秦之治喜之過則流入於任俠而不純漢之治樂之過則流入於鄉原而不純東京之治怒之過則流入於狂狷而不純齊梁之治哀之過則流入於

空寂而不純孰望如唐虞三代之一心謹治如出一家如交一臂哉有隋世道之區區通之及此言也通之念深矣

舜道形于夔樂論

大道不隱則大和不散天下無所不盡道則無所不盡和蓋道日用則和日著盡其和者固託乎樂盡其道者吾見不出乎君臣之間也昔者上世之君孰能之舜能之也上世之臣孰為之夔為之也方舜之咸命九官命

四岳海隅蒼生無不順帝之命至道之和豈特尊俎殿
陛之間哉吾見天下無一物可以憂舜而舜亦無遺憂
也昔也民望道而道著今也道既著而樂不施則舜何
以自見于後世哉故舜之道形于夔之音而察夔之命
即知舜之心相與以道而相寓以和是或擊或拊或合
或止或賡作歌韶盡美矣而又盡善也嗚呼虞君臣無
幽憂慘戚之意故樂如此彼既足以儀鳳凰豈不足以
儀百辟彼既足以舞百獸豈不足以鼓舞天下也歟

成周以禮樂化多方之民論

天下之道振則興弛則廢怠則無及故帝王因禮樂以興時非因時以用禮樂也吾仰思上古帝王之所為今乃惜漢唐之自棄也成王之王周也救商民于水火之中若是其未止也然周公念之名公思之出于殷陛而加于訓辭非禮樂弗講也故多方之民卒無有剛戾難制之氣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吁是非禮樂之力則何力也夫天下方苦于茹荼之餘今周一旦與之太牢天

下孰不便於口體哉

唐治不過兩漢論

風俗者壽天下之脉也古之善觀人之國者不於形勢之强弱境土之廣狹於其風俗而已矣方朝廷清明君相明良忠厚之化形諸廟堂之上而純一之風扇於四海之表若是者其治也逮天下多事上下相繩凌犯之風施諸衽席之間而刻薄之習放乎四方萬里之遠若是者其末治也三代而下言治者予漢唐徐攷當時諸

君之所為與士大夫之所崇尚因以觀風聲氣習之厚薄則兩漢當近三代而李唐殆末也作史者言唐之治不能過兩漢其謂此乎愚嘗因是說而有感矣自唐虞而逮于唐幾千百年間共是天下世愈降俗愈漓三代之征伐不及堯舜之揖遜兩漢之戰爭又不及三代之征伐而況唐乎大抵上之化如此而下之俗未有不隨之何則感應之理固如是也堯舜三代之風俗姑置勿論然因堯舜三代而觀漢唐則唐之不過乎漢尚可議

也何者兩漢之世傳二十有四君李唐之世傳十有八帝若舉其世而差第之則是論世之過不過而非治也舉其君而優劣之則是論君之過不過而非治也所謂治者雖繫諸人君而關諸風俗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治必曰治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曰未治可也西漢自高祖𡚁秦誅項取斯民於塗炭而撫摩之約法三章有堯舜禹湯之典刑迨惠帝及景之世兵甲息囹圄空垂髫戴白耕田鑿井於天日之下上而為君者清淨之尚

下而為臣者清淨之習班諸唐虞雖不侔班諸三代亦幾矣是俗也歷武昭宣而末衰至元成哀平之世漢祚雖亡民皆思漢而光武得以用之天下大定退功臣進文吏名禮故老招致名儒因仍不改靈臺辟雍之設大射養老之舉汲汲然與斯民詠歌先王之政者凡以調護風俗而使之久也永元之後政令雖弛聲教雖微然陳蕃李膺范滂張儉之流相與出力而摧姦鋒終漢之世曹操不敢强民以亡漢正順之俗雖少衰而猶在也

故曰有風俗厚而世雖未大治必曰治兩漢之謂也唐
自太宗取孫隋攘羣盜不數年而成帝業亦可少休矣
然突厥高麗之伐不一日去兵雖開文學館名儒言
天下事其極於美教化厚風俗者何事也當是時外戶
不閉行旅不齎糧人指為太平不知治之效不在是也
一堂之上父子不相悅一室之中兄弟不相容以之儀
刑四海俗何由厚哉浸及中宗之世親遭母后之難娱
弄大器傾倒九廟無一臣一子敢誦言者其稔熟見聞

如此也迨元宗親平內難幾至太平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以為樂馬餘粱肉而民甘糟糠木被文繡而士被鶉褐其亦有天下之念否安史之變河北二十四郡獨一真卿抗賊帝初不識也俗之委敝於斯見矣自時厥後重以盧杞趙賛之姦李訓鄭注之佞有一裴度不終用於憲宗之世一李德裕不能任於武宣之朝浸淫雕琢而唐已亡矣故曰有世雖治而風俗不厚者曰末治有唐之謂也由此觀之兩漢風俗如此而唐如彼

風俗治之所關也唐之風俗既不及漢治其可過漢哉
雖然風俗者非一日之積也漢之所以厚雖文景等君
有以成之然更戰國歷嬴秦去三代猶未遠此漢之易
為力也唐之所以薄雖太宗有以始之然更三國之紛
爭晉魏之擾竊與夫南北之戰伐隋氏之奢侈此唐之
難為力也然嘗攷太宗之聖明其立法定制經紀設綱
意將鄙兩漢而肩三代豈不能為其所難者卒之三百
年治效不獨媿三代而又且媿兩漢豈非不能移定紀

綱制度之心而用之治家刑國耶嗚呼世之治亂乃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治亂在風俗愛惜風俗如護元氣此不易之論也昔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不忠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皆因風俗而卜治亂者也學者欲次第漢唐之治以此觀之

韓論

愚聞秦氏未嘗不求善韓也秦不得韓秦大不王秦小不伯如是者何也韓氏甚鄰於秦韓兵最少最弱國也

下兵於上黨且亡韓矣此韓氏君臣舉而聽秦計不得
旋踵者也嗚呼秦之善韓真愛韓乎其亦偽者乎秦非
誠愛韓也欲結上黨君臣之交以亂三晉之耳目也彼
既事秦秦因挾韓以威趙魏趙魏見韓之事秦亦必舉
國北面而聽秦矣夫使秦不用寸兵尺鐵徒手而得趙
魏也猶其得韓也秦王號令于山東王名成矣秦何故
而不善韓也使明者得為韓王之計莫若與魏與齊與
趙與楚也東盟齊南盟楚內盟趙魏山東合從則東方

乾隆御覽之寶

卷十